



中國文化史叢書

中國小說史

郭箴一著

中國文化叢書

中國小史

下

郭箴一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复印

中国小说史

郭箴一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2 7/8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0

J80·1 (全二册) 定价 2.90元

第六章 明代

當元代時，西歐十字軍的東征，復興了西歐的商業。而在明代，便興起了歐亞海道的直接貿易。這比唐代以來的印度洋貿易發展得多了。但明代底歐亞貿易，不過是封建經濟中商業資本中的一種發展，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開始。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是更擴張了元代海運的技術。

明代的文化在中葉因前後七子輩出來，到明末而達於爛熟。當時國勢漸傾，外迫於夷狄，內則流賊橫行，內地非常不安，唯江南一帶，土地比較地安寧，且因為離了北方的政爭而成爲文人墨客的淵藪。各種文學於是遂發達起來了。恰如清末到民國初上海租界脫了北京的政爭以致新文學非常勃興一樣。

第一節 明代的四大奇書

及於元代與雜劇底流行同時，詞話小說也大勃興。這如前所述一樣，因蒙古人入主中原，醉心漢族底文明，傾向娛樂的方面，歡迎雜劇和小說，又實際據此以爲考察中國底歷史與人情風俗的捷徑。被稱爲元代小說底雙璧的是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這配以西廂琵琶爲元代底四大奇書，又與明代底二大傑作西遊記與金瓶梅相配而稱爲小說界底四大奇書。

(一) 三國志演義

四大奇書，實皆不奇，而所奇者，乃在描摹人物的細膩，敘事抒意的曲折周到，遣辭造白的流利通暢爲前此作品所未有。

它們產生的時代，彼此相差甚遠；三國志、水滸產生於元、明之間，而西遊記、金瓶梅則產生於嘉靖年間。以產生時代先後的關係，先述三國志。

三國志演義，我們都知道是三國的軍談，傳說是羅貫中所作。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云云（七修類稿）

貫中，名本，錢唐人（明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四十五、胡應麟少寶山房筆

叢四十一）或云名貫，字貫中（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書影）但明初人賈仲名的續錄鬼簿裏卻說『羅貫中，大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一三六四）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所終。

羅貫中大概是元、明間人（約一三三〇至一四〇〇）所著小說甚夥，明時說有數十種。現在存留的三國志演義之外，尚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傳等，他也能譜詞曲，著有雜劇龍虎風雨會（目見元人雜劇選）。然今所傳諸小說，皆屢經後人增損，真的面目卻無從復見呢。

三國故事在唐、宋時已爲說話人取爲題材，已見前述。及三國志平話出世，乃始有了文字的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係平話的擴大自不必說，但也經過後人的增潤修改。今本稱爲第一才子書的，乃清人毛宗崗所改，但與原文相差還不遠。牠和平話的最大不同，乃在將平話開首司馬仲相斷獄一事刪除，闢除果報之談，而使成爲純粹的歷史小說。其他不同者尚有數點：一、削去了平話中許多

荒誕不經的事實，如曹操勸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劉備到太行山中落草爲寇等。二、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歷史上的真實材料，如何進誅宦官，禰衡罵曹操，曹子建七步成詩等。三、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詩詞、表札。四、改寫了平話上許多不經的記載，如平話敘張飛拒曹操於長板橋，大喊一聲，橋竟爲之斷，此實萬無此理之事，故此書改作驚破了夏侯傑的膽。五、保存了平話的敘述，加以潤飾改作，往往放大到五六倍，將枯瘠的記載成爲豐贍華腴的描寫。

現在所知的三國志演義版本很多，最不同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明弘治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明末李卓吾的評本亦卽此本。全書分二十四卷，每卷分十大段，每段有一題目，共二百四十目，題目語句亦參差不齊，和當時其他講史相同，這當是最古的一本。第二種是清康熙時毛聲山的刪改評定本，也就是現代最通行的一本。他不僅加上許多金聖嘆式的批評，且把回目整理過，成爲很工整的對偶句子而併爲一百二十回，把內容也整理過，去其背謬的而加入不少新的材料。在當時，因毛氏改動原本過甚了，於是復有不滿意於他的改正本者出來，略將舊本改動一下來付印。這便是第三種本子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此本的式樣，完全同卓吾批評本，回目也是參差不齊的，每回也

是分爲二段的；不過文字略有改動，改去了許多不通的句子，他是力求少改動原文，所以非至萬不得已不肯輕易更改。可惜，第一種今尚有影印本，而第三種則在國內或已成絕本了！明人曾把卓吾評的水滸和三國志合刻在一起，每頁上半頁爲水滸，而下半頁爲三國志，改名爲英雄譜。清初亦刻英雄譜，卻用毛本三國志以代了卓吾的評本。

羅貫中本三國志演義，今得見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爲最古，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曲，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起於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結義』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計取石頭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至二八〇）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之注，間或也採取平話，又加以推演而作，論斷頗取陳裴及習鑿齒孫盛語，且更盛引『史官』及『後人』詩。然據舊史即難於抒寫，雜虛辭復易滋溷淆，故明謝肇制（五雜俎十五）既以爲『太實則近腐』，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又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也』，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虛僞，狀出諸葛的多智，而近於妖，惟於關羽，特別有很多好話，義勇的氣概，時時可以看見。如敘羽的出身丰采及勇力：』

……塔下一人大呼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釀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寨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卻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第九回曹操起兵伐董卓）

又如曹操赤壁的敗，孔明知道操命不當盡，乃故使羽扼華容道，俾得縱之，而故以軍法相要，使立軍令狀而去，此敍孔明止見狡獪，而羽之氣概則凜然，與元刊本平話，相去甚遠。

……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

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是吾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急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矣。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迫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事件來說，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

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人史官有詩讚曰：

微膽常存義 終身思報恩 威風齊日月 名譽振乾坤

忠勇高三國 神謀陷七屯 至今千古下 軍旅拜英魂（第五十回下）

稱爲三國志演義續書有三種：一名三國志後傳，凡十卷一百三十九回，明失名撰。一名三國志演義續編，真名實爲石珠傳，清梅溪遇安氏著，共三十回，敘仙女石珠事，而時代適續前書，故以爲名。一名後三國志，實卽東西晉演義，明失名撰，體例似平話三國志，敘西晉全代，而東晉僅敘至建國卽止。我平常很懷疑牠的內容的有二書，一卽此書，一爲東西漢演義。東西漢的原本也只分段而不稱『回』，西漢只敘至全國統一，而東漢卻由立國敘至東漢亡國，中間無故缺去西漢立國後全代的史實，實在太無理由。

三國志演義是依據陳壽底三國志小說的演述而已。漢士人物輩出，前推春秋戰國，後推三國。

蓋從漢末底爭亂起至三分鼎立止，董卓、呂布、二袁底忽起忽滅；曹操底戡定羣雄而奄有中原；孫權據父兄之資以割據江東；劉玄德底留寓飄泊，備嘗辛苦，後得孔明始開拓運命；隆中底三顧，赤壁底一戰，變轉無極的如走馬燈一樣的局面，實古今爭天下的一大奇局，以此演義的三國志，亦說話中的最有趣的了。李義山底驕兒詩中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之句，在東坡志林裏也有左記的一條。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卷六）

這樣在唐、宋之頃，三國志底軍談或演劇，已經流行起來了。在金、元曲目中有赤壁鏖兵、諸葛亮祭風、五丈原等題目，在元曲選中收入之隔江關智、連環計之二種，不僅於此，就是現在所謂空城計、打鼓罵曹、轅門射戟等三國史劇，也是舊劇中的白眉，幾乎在舞臺上沒有一日不看見綸巾羽扇的諸葛先生，戰袍橫槊的美髯公底英姿的。三國史劇的流行實盛，恰如日本忠臣藏之類。

本書全百二十回以宴桃園豪傑、三結義開始，降孫皓、三分歸一統終局。內容如前所說，據陳壽

底三國志而小說的地演述出來的，有史實作根柢，不如水滸傳與西遊記一樣憑空構想，無中生有，任意揮筆，但不免有所拘束。於其中有作者底苦心可以窺見其大手筆。在明、謝肇制底五雜俎裏這樣說：

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胡應麟也大不滿意於三國志。實際是不能與水滸比較。如東坡志林所說，誰都有同情於劉玄德，對曹操抱惡感，但在本書奸雄曹操底面目，卻躍如成了天真爛漫可愛的人；重賢謙虛的玄德近於僞君子，忠亮貞節的諸葛孔明卻成了富於權謀的策士，要之，實有一種擡舉的拉倒之感。然無論如何，縱如天下的名文，然西廂誨淫，水滸誨盜，爲名教底罪人。三國志在這點上做爲家庭底讀物是很適合的。實際在明之宮中已成爲皇帝必讀之書，與四書、五經、通鑑等均有內府底刻版。從隆中三顧起到赤壁之戰止，尤其有趣，文章雖是小說體，實是近於雅馴典麗的古文，爽快易讀，所以宜編入漢文教科書中。中國人沒有不讀三國志的，無論怎樣非勸諸君讀讀不可。茲抄錄玄德伴着關羽、張

飛第一次訪臥龍岡的一段於左。

次日，玄德同關、張並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

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

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

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有古風一篇，

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牀頭堆積皆黃卷，座中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

漢末兵馬倥傯之際，忽有此一幕仙境，恰如在喉渴汗流的炎天的旅行中，得到綠陰流水，實有清風滿懷之感。茲更進而舉其第二次訪問臥龍岡底記事。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是！』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

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布密，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蓁，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座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踪。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

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州石廣元，此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叩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